



世界经典名著

契诃夫短篇小说选

(十五)

〔俄〕契诃夫 著

何志勇 樊畅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在流放地	1
夜莺演唱会	12
演说家	14
万卡	19
外科手术	24
跳来跳去的女人	29
乞丐	60
农民	67
名贵的狗	107
带阁楼的房子	110
打赌	133
彩票	141
脖子上的安娜	147

在流放地

外号叫“明白人”的老谢苗，同一个谁也不知名字的年轻鞑靼人，坐在岸边的篝火旁；另外三名摆渡工人待在小木屋里。谢苗是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子，瘦骨嶙峋，掉了牙，但肩膀宽，看上去还挺硬朗，这时已醉醺醺的了。他早该进屋去睡觉，但他口袋里还有半瓶伏特加，他怕屋里的伙计们跟他讨酒喝。鞑靼人生着病，难受得很，他裹紧破衣衫，正在讲到他的家乡辛比尔斯克如何如何好，他家里的妻子多么漂亮多么聪明。他也就是二十四五岁，不会更大。此刻，在篝火的映照下，他脸色苍白，一副愁苦的病容，看上去像个孩子。

“那当然，这儿不是天堂，”明白人说，“你自己也看到了，这地方只有水，光秃秃的河岸，到处是粘土，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……复活节早已过去了，可眼下河面上还有流冰，今天早上还下了一场雪。”

“不好，不好！”鞑靼人说着，担惊受怕地朝四下里张望。

十步开外有一条灰暗的寒气袭人的河流；河水汨汨有声，拍打着布满洞穴的粘土河岸，急匆匆地奔向不知何方的遥远的海洋。靠这边河岸，有一条黑乎乎的大驳船，这里的船工管它叫“浮船”。河对岸远远的地方，有几处火光忽儿蹿起，忽儿熄灭，像几条火蛇在游动：那是有人在烧隔年的荒草。火光之后又是一片黑暗。可以听到不大的



冰块撞击驳船的声音。四周潮湿而寒冷……

鞑靼人抬头看一下天。满天星星，跟他家乡一样多，周围也是一片黑暗，可总觉得缺少点什么。在家乡，在辛比尔斯克，完全不是这样的星星，这样的天空。

“不好，不好，”他连连说道。

“你会习惯的！”明白人说，笑了起来，“现在你还年轻，傻，嘴上的奶味还没干，凭那股傻劲你会觉得，这世上没有比你更不幸的人，可是总有一天你会说：‘上帝保佑，但愿人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！’你瞧瞧我。再过一个星期，等水退下去，我们要在这里安置渡船，你们就要离开这里，在西伯利亚到处闯荡，我却留下来，继续在这两岸间摆过去渡过来。就这样我一千就是二十年。谢天谢地！我什么也不要。上帝保佑，但愿人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。”

鞑靼人往每人上添些枯枝，挨近火堆躺下，说：

“我爹是个多病的人。等他死了，我娘和妻子要上这儿来。她们答应了。”

“你干吗要你娘和老婆来，”明白人间，“简直糊涂，伙计。你这是让魔鬼迷了心窍，见它的鬼去！你千万别听它的话，这该死的魔鬼用！让它得意。它用婆娘来勾引你，你就跟它作对，说：‘我不希罕！’它用自由来诱惑你，你要咬牙顶住，说：‘我不在乎！’什么也不要！没有爹娘，没有老婆，没有自由，没有房屋，没有一根木橛子！什么也不要，见它的鬼去！”

谢苗拿起酒瓶，猛喝了一大口，接着说：

“我呀，伙计，可不是普通的庄稼汉，也不是出身卑贱的人，我是教堂执事的儿子。想当年我自由自在，住在



库尔斯克，进进出出穿着礼服。可现在，我把自己磨练到了这种地步：我能赤条条躺在地上睡觉，靠吃草过日子。上帝保佑，但愿人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。我什么也不要，谁也不怕，依我看，这世上没有比我更富有更自由的人。当年，我从俄笊斯发配到这里，从头一天起我就咬牙顶住：我什么也不要！魔鬼拿妻子、拿亲人、拿自由来诱惑我，我却对他说：我什么都不要！我拿定主意，坚持下来，所以你瞧，我生活得很好，我没有怨言。谁要是放纵魔鬼，哪怕只听它一回，他就要完蛋，他就没救了：他会陷进泥坛，灭了顶，再也爬不出来。别说你们这些糊涂的庄稼人，就连那些出身高贵、受过教育的老爷也照样完蛋。大约十五年前，有位老爷从俄罗斯发配到这里。据说他伪造了一份遗嘱，不跟自家兄弟平分财产。他还是公爵或男爵哩，也许只是一名文官——谁知道呢！好，他来到这里，头一件事就是在穆霍金斯克买下一幢房子和一块地。他说：今后我要靠我的劳动和汗水养活自己，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老爷，而是一名移民了。’我对他说：‘没什么，上帝会保佑你的，这是一件好事。’当年他还年轻，爱张罗，整天忙忙碌碌：亲自割草，有时去捕鱼，还能骑着马跑他个六十来俄里。只有一件事糟糕：从头一年起，他就三天两头跑格林诺，去邮政局。他站在我的渡船上，老是叹气：‘唉，谢苗，不知为什么家里很久没有给我寄钱了！’我这里指移民流刑犯。说：‘不要钱，瓦西里·谢尔盖伊奇，要钱干什么？您把往事都抛开，忘了它，就当它从来没有发生过，就当它是一场梦，您从头开始生活吧！’我又说：‘您可别听魔鬼的，它做不成好事，只会设下圈套！您现在想



钱，再过一阵子，瞧着吧，您又会想别的东西，之后想更多更多的东西。您若想要自己幸福，那么最重要的是您什么也不要。对了……’我对他说，‘命运要是狠狠地欺负了您和我，那么绝不要向它求饶，不向它屈膝下跪，而是要蔑视它，嘲笑它。要不然它就会嘲笑我。’我就是这么对他说的……大约两年之后，我又把他渡到这边岸上，他搓着手，笑嘻嘻的。他说：‘我这是去格林诺接我的妻子。她可怜我，总算来了。她待我好，心地善良。’他高兴得快喘不过气来了。过了一天，他和妻子一道坐车来了。太太年轻漂亮，戴着帽子，怀里还抱着个奶娃娃。各式各样的行李一大堆。我那瓦西里·谢尔盖伊奇乐得在她身边团团转，怎么看也看不够，怎么夸也夸不够。他说：‘没错，谢苗老兄，即使在西伯利亚，人们也照样能生活！在西伯利亚照样有幸福！’我心想：得了吧，别高兴得太早了。从那时起，差不多每个星期他都要去一趟格林诺：看看俄罗斯寄钱来了没有。花销大得很呀。他说：‘她是为我才留在西伯利亚，为我断送了自己的青春和美貌，她愿意跟我共患难，所以我应当想方设法让她快活……，为了让太太高兴，他结交许多长官和形形色色的坏蛋。不用说，他就得供那帮人吃喝，家里还得有钢琴，沙发上还得有一条毛茸茸的叭儿狗——见它的鬼去！……总之，他摆阔气，娇宠她。可是太太也没跟他过长久。她哪行呀？这地方只有粘土，水，寒冷，没有蔬菜，没有水果，没有任何交际，而她是京城里一位娇生惯养的太太……她当然厌烦了，再说丈夫吧，不管怎么说，已经不是老爷，而是个移民流刑犯——谈不上体面了。也就是过了三年吧，我记得在圣母



升天节前夜，河对岸有人大声喊叫。我把渡船划到那里，一看——是太太，她蒙头盖脸遮得严严实实，身边站着一位年轻的老爷，一名文官。旁边还有一辆三套马车……我把他们渡到这边岸上，他们坐上马车——转眼就无影无踪了！不过他们还是让人看到了。一清早，瓦西里·谢尔盖伊奇赶着双套马车飞奔而来。他问：‘谢苗，我妻子跟一个戴眼镜的老爷是不是过河了？’我说：‘过河了，你去野地里追风去吧！’他策马去追，追了五天五夜。后来我又把他送到河对岸，他倒在渡船上，拿头使劲撞船板，还嚎啕大哭。‘事情是明摆着的’，我说，还笑他，点拨他：‘即使在西伯利亚，人们也照样能生活！’他懂得更厉害了……后来他就盼望自由。妻子跑回俄罗斯去了，所以他一心想回去找她，把她从情人手里夺回来。从此他就开始，我的小老弟，差不多天天骑着马跑邮政局，要不进城找长官。他把呈文不断寄出去，递上去，请求赦免放他回家。他常提到，光是电报费他就花去了二百多卢布。他把地卖了，把房子抵押给犹太人。他本人头发白了，背也驼了，脸色发黄，像个痨病鬼。他跟人说话的时候，嘴里结结巴巴，老是嗯嗯嗯……还眼泪汪汪的。就这样为呈文的事他就折腾了六八年。可是后来他又活过来了，又快活起来：他迷上了新的东西。你猜怎么着：女儿长大了。他瞧着她，心疼她。她呢，说实在的，长得真不错：很漂亮，黑眉毛，性情活泼。每个礼拜天父女俩总要一道去格林诺的教堂。两人并排站在渡船上，她笑容满面，他呢，不眨眼地瞧着她。他说：‘是啊，谢苗，即使在西伯利亚，人们也照样能生活。在西伯利亚也有幸福。你瞧瞧，我的女儿有多好！’



你跑出一千俄里恐怕也找不出另一个这样的好姑娘。’我嘴上说：‘你女儿是好，这没错，真的……’心里却想：‘等着瞧吧……这妞儿正年轻，血流得正欢，她想过好日子，可是这地方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？’后来，伙什，她果然开始烦闷了……她蔫下去，蔫下去，整个人憔悴了，病了，现在都没一丝力气了。害了痨病。这就叫西伯利亚的幸福！见他的鬼去！这就叫西伯利亚人过的日子……他开始到处找医生，把他们接回家来。只要听说三百俄里外有医生，有巫师，他就赶车去接他们。花在医生身上的钱呀，这就多了！依了我，不如把这些钱换酒喝……她反正要死的。等她一死，他也要完蛋。要么伤心得去上吊，要么逃回俄罗斯——事情是明摆着的。他真要逃跑，人家就会抓他，审他，判他服苦役，到那时候就要尝尝鞭子的滋味了……”

“好，好，”鞑靼人嘟哝着，冻得瑟瑟发抖。

“好什么？”明白人问。

“妻子呀，女儿呀……苦役没什么，苦恼没什么，他总算见到了妻子，见到了女儿……你说什么也不要。可是什么也没有——不好！妻子跟他一块儿过了三年，这是老天爷开恩。什么也没有——不好；三年——好。你怎么就不懂呢？”

鞑靼人浑身发抖，费劲地搜罗着他所知道的有限的俄语词汇，结结巴巴地说：上帝保佑，千万别在外乡得病，死掉，埋进这片寒冷的铁锈般的土地里，又说，只要妻子能来到他身边，哪怕只待一天，只待一小时，那么为了这种幸福，任什么样的苦难他都愿意承受。他会感谢上帝，



过上一天幸福生活，总比什么也没有强。

随后他又讲到，他留在家里的妻子多么漂亮，多么聪明。说着说着，他双手抱住头，痛哭起来。他一再要谢苗相信：他丝毫没有罪，他受了冤屈。他的两个兄弟和叔叔赶走了农民家的几匹马，把那个老头打得半死，可是村社不凭良心办事，下了判决，把兄弟三个统统流放西伯利亚，叔叔是有钱人，倒留在家了。

“你会习惯的！”谢苗说。

鞑靼人不作声了，一双哭红的眼睛定定地望着青火。他一脸的迷茫和惊恐，仿佛他至今还没有弄明白，为什么他流落到这里，处在黑暗和潮湿中，处在陌生人中间，而不是辛比尔斯克。谢苗挨着火躺下，不知为什么冷笑一声，又轻轻哼起一支曲子来。

“她跟父亲在一起有什么快乐？”过了一会儿谢苗又说起来，“他爱她，他得到了安慰，这话没错；可是，伙计，你跟他得小心行事；老头严厉，固执。年轻的妞儿却不需要严厉……她们需要温柔，需要哈哈、嘻嘻，需要香水和化妆品。是这样……唉，事情啊事情！”谢苗叹口气，费劲地站起身来，“酒喝光了，这下该去睡了。怎么样？我走啦，伙计……”

鞑靼人独自留下，他又添些枯枝，侧身躺下，望着篝火，开始思念起家乡和妻子来。她若能来住上一个月，哪怕只住一天，那该多好啊！之后，她若想回去，那就让她走好了！来住上一个月，哪怕一天，也总比不来好。不过，要是妻子说到做到，真的来了，那他拿什么养活她呢？在这种地方，让她住哪儿呢？



“要是没吃没喝的，叫她怎么活？”鞑靼人大声问。

他现在白天夜里都划船，一昼夜才拿十戈比。不错，过路人会给点茶钱和酒钱。可是那几个伙计把进款都私分了，一个小钱也不给鞑靼人，只是取笑他。他穷得挨饿，挨冻，成天担惊受怕……眼下他浑身酸痛，发抖，本该进屋去躺下睡觉，可是那边没有被子盖，比这岸边还冷。这里虽说也没有东西可盖，好歹还可以生堆火……

一周后，等这里的水退下去，他们安置好平底渡船，所有的船工，除了谢苗之外，也都无事可干了。到那时鞑靼人只好走村串户去乞讨，去找活儿干。他妻子才十六岁，长得漂亮，娇滴滴，羞答答——难道能要她不戴面纱也去各村讨饭吗？不，这事想起来都可怕……

天亮了。驳船、水中的柳丛和水上的波纹已经清晰地显露出来。可是回头一看——那边是一片粘土高坡。坡底下有一间农舍，屋顶苫着褐色的干草；往上一些，不少乡村木屋挤作一团。村子里的公鸡已在喔喔啼叫。

红土高坡，驳船，河流，不怀好意的异乡人，饥饿，寒冷、疾病——所有这一切或许实际上并不存在；或许这一切仅仅是梦中所见——鞑靼人这样寻思。他觉得他睡着了，甚至能听到自己的鼾声……当然，他这是在家里，在辛比尔斯克，只要他叫一声妻子的名字，她准会答应；隔壁房间里有母亲……可是，天下竟有这么可怕的梦！干吗要做这种梦呢？鞑靼人微笑着睁开了眼睛，这是什么河？伏尔加吗？

正下着雪。

“喂！”对岸有人在喊叫，“放渡船过来！”



鞑靼人醒了，连忙跑去叫起同伴们好把船划到对岸。几个船工一边走，一边穿上破皮袄，睡意未消地操着哑嗓子骂街，一个个冻得缩着脖子来到了岸边。他们刚从睡梦中醒来，河上飘来的那股刺骨的寒气，显然让他们感到既可恶又可怕。他们不慌不忙地跳上驳船……鞑靼人和三名船工拿起宽叶长桨，这些桨在黑暗中看上去像虾螯，谢苗用肚子压着长长的船舵。对岸还在喊叫，甚至放了两枪，以为船工多半睡着了，或者去村里下酒馆了。

“行了，急什么！”明白人说，那种口气仿佛他深信不疑：这世上的事都用不着去着急，因为照他看来，急也不管用。

笨重的驳船离开了岸，在柳丛中间漂浮。柳树慢慢往后退去，仅仅凭这一点才知道驳船在移动，没有停在老地方。几名船工协调一致地划着桨。谢苗用肚子压着船舵，身子不时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从船帮的这一侧飞到了另一侧。在黑暗中，这些人好像坐在某个洪荒年代、长着好些长爪的怪兽身上，它要把他们送到一个寒冷而荒凉的国度，这样的国度即使在噩梦中也难得见到。

穿过了柳树丛，驳船进入宽阔的水面。对岸已经可以听到木桨的吱嘎声和有节奏的溅水声。有人在喊：“快点！快点！”又过了十来分钟，驳船沉重地撞到码头上。

“老下个没完，老下个没完！”谢苗嘟哝着，抹去了脸上的雪，“哪儿来的这么多雪，真是天知道！”

等船的是个瘦高个子的老头，他穿着狐皮短袄，戴一顶白羔皮帽子，站在离马不远的地方，一动也不动。他的神色忧郁而专注，仿佛正在极力回忆某件事情，对自己不



中用的记性很是生气。当谢苗走到他跟前，笑嘻嘻地摘下帽子时，那人说：

“我急着去阿纳斯塔西耶夫卡。女儿又不好了，听说那里新派来了一位医生。”

他们把马车拖上驳船，又往回划去。谢苗叫他瓦西里·谢尔盖伊奇的那个人，在大家划船的时候，一直站着不动，咬紧厚嘴唇，眼睛望着一处地方发愣，马车夫请求他允许在他面前抽烟，他什么也没有回答，好像没听见似的。谢苗用肚子压着船舵，瞧着他挖苦说：

“即使在西伯利亚，人们也照样能生活。活得下去的！”

明白人脸上一副洋洋得意的神色，仿佛他的说法得到了证实，仿佛他正高兴事情的结果当真不出他所料。身穿狐皮短袄的人那副不幸而又无可奈何的样子，分明让他十分快活。

“现在出门，瓦西里·谢尔盖伊奇，路上尽是烂泥，”他看到车夫在岸上套马便说，“您最好再等上两个礼拜，到那时路就会干些。要不然索性别出门……要是出门办事能管用，倒也罢了，可是您自己也知道，人们一辈子东奔西跑，日日夜夜地跑，到头来什么好处也没有。这可是实话！”

瓦西里·谢尔盖伊奇默默地赏了酒钱，坐上远程马车，赶路去了。

“瞧他，又找医生去了！”谢苗说，冷得缩起脖子，“好，去找真正的医生吧，去野地里追风、抓住魔鬼的尾巴吧，见你的鬼去！这些个怪人，主啊，你饶恕我这个罪



人吧！”

鞑靼人走到谢苗跟前，痛恨地、厌恶地瞧着他，浑身发抖，用夹着鞑靼话的、蹩脚的俄语说：

“他好……好，你——坏！你坏！老爷是好人，他好；你是畜生，你坏！老爷是活人，你是活尸……上帝造人是让他活着，让他高兴，让他发愁，让他痛苦，可是你什么也不要，所以你不是活人，你是石头，是泥土！石头什么也不要，你什么也不要……你是石头——所以上帝不喜欢你，喜欢老爷。”

大家都笑起来。鞑靼人厌恶地皱起了眉头，一挥手，裹紧破衣衫，朝篝火走去。几个船工和谢苗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小木屋。

“好冷啊！”一个船工声音嘶哑地说。他在潮湿的泥地上躺下去，伸直身子。

“是啊！不暖和！”另一个附和道，“苦役犯的生活！……”

大家都躺下了。门叫风吹开了，雪飘进屋里。谁也不想爬起来去关门：他们怕冷，懒得去关门。

“我挺好。”快要入睡的谢苗迷迷糊糊地说，“上帝保佑，但愿人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。”

“你呀，当然，服了一辈子苦役，连鬼都抓不住你。”外面传来狗*（左口右上白下本）吠似的呜呜声。

“这是什么声音？谁在那儿？”

“是鞑靼人在哭。”

“瞧他这……怪人！”

“他会习——习惯的！”谢苗说完，立即睡着了。



其余的人也很快进入梦乡。那门就这样一直没关。

一八九二年五月八日

夜莺演唱会

我们在河岸上占了一席之地。前方是一道陡峭的褐色土岸，身后则是一大片黑魑魑的小树林。我们俯卧在绿油油的嫩草地上，用拳头支着下巴，任两条腿自由伸展：请吧，请随意吧。我们把春季大衣也脱了，而且不必付二十戈比的保管费，因为在我们附近，谢天谢地，并没有剧场招待员。树林、天空和一望无际的田野，全都沐浴在月色之中；而在远方，有一盏红色的灯火忽明忽暗，发出微弱的闪光。空气宁静，洁净，芳香……一切都有利于歌唱家的演出。只消它，夜莺，不滥用我们的耐性，赶快出场才好。但它久久没有动静……在期待中我们根据节目单只好先听别的演唱者的歌声。

晚会由布谷鸟的独唱开始。它在树林深处懒洋洋地“咕咕”叫起来，叫了十来声，便停住不响了。就在这时，两只红脚隼发出刺耳的尖叫从我们头顶上空掠过。随后鼎鼎有名的低音歌手黄鹂，严肃认真地开始一展歌喉。我们听着它的歌唱，感到心旷神怡，我们真愿意一直听下去，若不是一群白嘴鸦飞回树林宿夜……远处出现一片乌云，乌云朝我们这边移动，随着一片“哑哑”叫声落到了树林上。这黑压压一群乌鸦很久都没有消停下来。

正当白嘴鸦喧闹不休的时候，住在芦苇丛中公房里的



无数青蛙此起彼伏，“蝥蝥”地鼓噪起来。整整半个小时，这广阔的音乐会场充满了各种各样又汇成一片的声音。不知什么地方，一只昏睡的鹁鸟开始叫起来，为它伴唱的是林间山鸡和苇莺。随后便是幕间休息，四周一片寂静。偶尔有一只歇在观众席旁草丛里的蚰蚰“瞿瞿”地唱起来，打破了四周的沉寂。在幕间休息的时候，我们的耐性达到了极限：我们已经开始抱怨这位演唱家。直到夜幕降落大地，月亮爬到树林上空的天穹，这才轮到主角出场了。夜莺歇在一棵幼小的槭树上，扑棱一声飞进一丛黑刺李中，尾巴转动一阵，便站住不动了。它身着灰色羽衣……一般来说，它漠视听众，即使面对观众也总是一身灰麻雀的粗俗打扮。（可耻啊，年轻的歌手！不是观众为你存在，而是你为观众存在！）约摸有三分钟，夜莺一直默不作声，一动不动……可是你听，树梢开始簌簌作响，微风轻拂，蚰蚰叫得更欢，在这支乐队的伴奏下，我们的演唱家才初试歌喉，发出了第一声颤音。它开始歌唱。我不打算来描写它的歌声，我只想说，当这位演唱家轻启莺喙，婉啾啼鸣，让整个树林响彻着它那清脆甜美的歌声时，连那支伴奏乐队也兴奋得忘了演奏，都屏息静听了。夜莺的歌声中透着力量和柔情。不过，我无意争夺诗人的面包，还是由他们去描绘吧。夜莺唱着，而周围笼罩着一片专注的静默。只有一次，树林生气地咆哮起来，风也发出嘘声，因为这时一只猫头鹰蓦地引吭哀叫，竟想压倒我们的演唱家……

当天空泛白、群星消隐、夜莺的歌声变得更为轻柔的时候，在这片树林的边缘出现了公爵地主家的厨子。他猫腰拱背，左手压着帽子，悄悄地潜行。他的右手拿着一只



柳条筐。他的身影在树丛中时隐时现，不久就消失在密林里，夜莺又唱了一会儿，突然一声不响了。这时我们正打算离去。

“瞧这小坏蛋！”我们听见有人这样说，很快就看到了厨子。公爵家的厨子朝我们走来，快活得眉开眼笑，让我们看他的拳头。在他的拳头里露出他刚刚捉来的夜莺的小脑袋和尾巴……可怜的演唱家！上帝保佑，但愿谁都别遇上这样的厄运。

“您为什么要捉它？”我们问他。

“放进鸟笼里呀！”

长脚秧鸡一声哀怨的啼叫迎来了黎明，失去了歌手的树林开始喧哗起来。厨子把玫瑰的情人塞进柳条筐里，高高兴兴地跑回村子。我们也各自回家了。

一八八三年五月二十一日

演说家

一天早上，八等文官基里尔·伊凡诺维奇·瓦维洛诺夫下葬。他死于俄国广为流行的两种疾病：老婆太凶和酒精中毒。在送殡行列离开教堂前往墓地的时候，死者的一名同事，有位姓波普拉夫斯基的人，坐上出租马车，去找他的朋友格里戈里·彼得罗维奇·扎波伊金--此人虽说年轻，但已相当有名气了。这个扎波伊金，诚如许多读者知道的那样，具有一种罕见的才能，他擅长在婚礼上，葬礼上，各种各样的周年纪念会上发表即席演说。他任何时候



都能开讲：半睡不醒也行，饿着肚子也行，烂醉如泥也行，发着高烧也行。他的演说，好似排水管里的水，流畅、平稳、源源不断。在他演说家的字典里，那些热情似火的词汇，远比随便哪家小饭馆里的蟑螂要多。他总是讲得娓娓动听，长而又长，所以有的时候，特别是在商人家的喜庆上，为了让他闭嘴，不得不求助于警察的干预。

“我呀，朋友，找你来了！”波普拉夫斯基正碰到他在家，开始说，“你快穿上衣服，跟我走。我们有个同事死了，这会儿正打发他去另一个世界，所以，朋友，在告别之际总得扯些废话……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。要是死个把小人物，我们也不会来麻烦你，可要知道这人是秘书……某种意义上说，是办公厅的台柱子。给这么一个大人物举行葬礼，没人致辞是不行的。”

“啊，秘书！”扎波伊金打了个哈欠，“是那个酒鬼吧？”

“没错，就是那个酒鬼。这回有煎饼招待，还有各色冷盘……你还会领到一笔车马费。走吧，亲爱的！到了那边的墓地上，你就天花乱坠地吹他一通，讲得比西塞罗还西塞罗，到时我们就千恩万谢啦。”

扎波伊金欣然同意。他把头发弄乱，装出一脸的悲伤，跟波普拉夫斯基一起走到了街上。

“我知道你们那个秘书，”他说着坐上出租车，“诡计多端，老奸巨滑，但愿他升天，这种人可少见。”

“得了，格利沙，骂死人可不妥啊。”

“那当然。对死者要么三减（减）其口，要么大唱赞歌。不过他毕竟是个骗子。”

